

整体主义 与城乡统筹发展

——从理念到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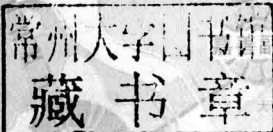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lanning
Based on Holism

马国强 著



——从理念到实践

马国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体主义与城乡统筹发展:从理念到实践/马国强著.—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305-19368-2

I.①整… II.①马… III.①城乡规划—研究—中国
IV.①TU9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624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整体主义与城乡统筹发展
——从理念到实践

著 者 马国强

责任编辑 严 婧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24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368-2

定 价 4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一、基本概念和说明	001
二、研究背景	002
三、研究目标和意义	005
四、相关研究综述	005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018
第二章 城乡统筹规划的时代背景	024
一、全球化时代的整体发展	024
二、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的新特征	025
三、支撑条件的深刻改变	030
四、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034
五、城乡统筹规划的实践经验与评价	038
六、小结	046
第三章 整体主义的理念与方法	048
一、整体主义的思想来源	048
二、整体主义方法论	049
三、基于整体主义的分析工具	053
四、基于整体主义的规划策略	057
五、城乡发展展示的整体主义内涵	063
第四章 基于整体主义的城乡统筹规划理论	067
一、整体关联的城乡关系理论	068

二、追求互动发展的城乡统筹理论	076
三、取向公平的城乡规划理论	081
第五章 系统协同:城乡统筹规划的框架	088
一、传统的规划框架	088
二、规划框架变革的方向	092
三、城乡统筹规划框架的构建	094
四、城乡统筹规划的核心内容:“一张图,两张网”	112
第六章 网络互动:城乡统筹规划的方法	116
一、“隔离—偏重(Separated-Bias)”的传统规划方法	116
二、网络互动:城乡统筹规划的基本方法	118
三、网络型的空间结构体系	121
四、互动协商的平台	131
五、基于整体利益的行动策略	143
第七章 整体治理:城乡统筹规划的角色	151
一、对于统领性规划的理解	151
二、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当前城乡规划的审视	155
三、城乡统筹规划作为统领性规划的优势	157
四、城乡统筹规划的性质	159
五、城乡统筹规划的核心职能	160
第八章 嘉兴市城乡统筹规划探索与实践	166
一、嘉兴市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	166
二、市域总体规划——嘉兴市城乡统筹规划	171
三、市域总体规划的探索与创新	178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编制体系建设	192
第九章 主要研究结论	196
一、主要结论	196
二、主要创新点	197
三、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8
参考文献	199

第一章 绪论

一、基本概念和说明

(一) 整体主义:理念、工具、策略

整体主义是后现代思潮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以整体作为研究的着眼点,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整体的基本结构及个体的行为特征。整体主义方法论有三个核心观点:(1) 从整体着眼;(2) 整体高于个体;(3) 个体不能孤立存在和考察。

作为区域的组成部分,城市和乡村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相互依存、互动互促的特征。可见,城乡发展与整体主义的内涵相一致:城市和乡村是个体,区域是整体。基于整体主义的城乡发展和研究有三个要求:(1) 从区域的视角入手考察城市和乡村;(2) 区域的整体发展利益高于城市和乡村个体的发展利益;(3)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乡村的发展也需要城市的带动。将整体主义的理念应用到城乡发展和研究当中,可以应用四个理论分析工具:(1) 系统的思想和工具;(2) 协同的思想和工具;(3) 网络的思想 and 工具;(4) 互动的思想和工具。

据此,文章提出基于整体主义的三大规划策略:(1) 系统协同的规划框架;(2) 网络互动的规划方法;(3) 整体治理的规划角色。

(二) 城乡统筹规划

本书中所指的“城乡统筹规划”并不特指实践中出现的以“城乡统筹规

划”为名的规划成果和类型,而是一种指代,包括了近年来各地出现的以城乡统筹为理念的规划探索和创新,如重庆、海南的城乡总体规划,浙江的县市域总体规划,广东南海的城乡一体化规划,等等。为突出研究的重点、缩小研究的范围,本书将“城乡统筹规划”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类型,并参照法定性规划的框架和要求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目前比较流行的将城乡统筹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理念融合到现有的规划当中形成的规划成果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二、研究背景

本书的选题基于作者对城市化和乡村发展问题的长期关注。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城乡统筹发展”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2016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7.35%。这期间,快速城市化引领的人口迁移、产业升级、空间重组、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及至社会进步,都日益鲜明地表征为城乡的二元性和分离性发展的矛盾。这正是促使作者对城乡统筹及规划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思考的初衷。

(一) 传统城市化模式亟须反思

21世纪伊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便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事实上,2000年以后,我国的城市化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目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近8亿,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

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后,城市的过快过度膨胀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与乡村矛盾的激化、城市自身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乃至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社会问题都日益威胁到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这暴露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健康”、“不和谐”、“不可持续”的因素,也促使我们对传统城市化道路和模式进行反思,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城镇化”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讲,将城乡关系的和谐和城乡统筹作为“和谐城镇化”的核

心要义,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城镇化模式的调适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本书进行城乡统筹规划研究最基础的背景。

(二) 转型期城乡二元矛盾不断凸显和深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期,这是对当前发展状态和方向的集中概括,也因此成为城乡区域发展的基本背景。关于“转型”的讨论一度成为城乡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在转型的背景下,城乡区域究竟如何整体发展以应对挑战,却仍是深具挑战的课题。这也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一再把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二元化作为战略性的任务,时至今日,我国的城乡差距和二元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缩小,还有继续拉大和日益深化的趋势。

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2:1,是世界上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和矛盾从传统的中宏观区域层面(省域、市域),向基层微观区域层面(县域、镇乡域)渗透和深化。城乡发展失衡、二元矛盾凸显,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如何扭转这一趋势,如何以城乡共同发展的思路应对转型期的系统性挑战,成为十分迫切的研究任务。

(三) 城乡统筹实践缺乏规划与理论指导

作为区域发展理想的重要内容,城乡统筹其实是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的目标性手段和导向性战略。也就是说,在城乡统筹的概念正式提出之前,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就已经开始了。但城乡统筹实践的全面开展,以及作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相结合的集中取向主要发生于2000年以后。这十多年间,各地的城乡统筹实践风起云涌,产生了不少具有借鉴价值的做法和经验。如“徐闻模式”、“赣州模式”、“五山模式”、“湖州模式”、“嘉兴模式”、“成渝模式”、“北京模式”、“武进模式”等。地方政府的积极探索既反映了城乡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成为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也是国家政策层面对城乡统筹的要求(如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的设立),从而也成为自上而下的战略响应。

“百花齐放”预示着城乡统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致选择,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缺乏统筹、缺乏指导的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诸如城乡统筹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乃至理想的城乡关系、乡村的功能都还未有相对一致的看法,城乡统筹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将当前多样化、个性化的城乡统筹实践置于科学性、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当中,总结和提出有关城乡统筹规划的机制与模式,反过去再指导日益深化和扩展的城乡统筹实践,是本书的又一重要背景。而已有的实践过程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则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基础。

(四) 城乡一体规划时代的新理念和新要求

《城乡规划法》的出台预示着城乡一体化规划时代的到来。这固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对近些年来规划理论演进和体制变革的及时回应。特别是200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城市区域化进程使得以明确的管治范围、生硬的管治手段为标志的法定性的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传统规划范围之外乡(镇)村的自下而上发展及其与城市扩张之间普遍存在的冲突。可以看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二元体系同样存在于规划体制本身。《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是建立城乡一元规划体制的开端,与此相配套的跟进性变革及其引致的城乡统筹规划探索仍属持续性改进的“言外之意”。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从1995年《南海市城乡一体化规划》开始,到如今各种类型、各个层面城乡统筹规划实践的全面展开,我国的城乡统筹规划大致经历了从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向欠发达地区(成渝、海南等)、由微观建设层次(新农村建设)向中宏观战略层次(县域城乡统筹)、由自下而上(地方的自发实践)到自上而下(城乡统筹综改区的设立)的发展和完善。但总体来说,目前各地的实践仍是多从本地实际出发的探索,还没有总结出相对科学、具有一定推广意义的模式化技术和方法。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之上,总结各地的经验,归纳城乡统筹规划的模式和方法,也是当前蓬勃开展的城乡统筹规划的现实需要。

三、研究目标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目标和意义:

(一) 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解读当前城乡区域发展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城乡规划法》给城乡规划的编制提出的要求,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二) 提出整体主义规划的方法,梳理和构建城乡统筹规划的理论框架体系,为城乡统筹规划的编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从规划的框架、方法、角色三个方面,总结提出城乡统筹规划的模式和方法,指导当前城乡统筹规划的编制实践。

(四) 以《嘉兴市域总体规划》的编制为平台,将整体主义的统筹规划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嘉兴市城乡统筹规划编制实践当中,指引嘉兴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配套改革。

四、相关研究综述

在国外学术研究中,城市规划理论被概括为“规划中的理论”(Theory in planning)和“关于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A.Faludi,1975)。本书也将城乡统筹规划的相关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城乡统筹规划中所运用到的各项理论,主要是城乡统筹的相关理论;另一种则是关于城乡规划实践活动的本质、作用和方法,主要涉及城乡规划的相关理论。

(一) 城乡统筹研究

“城乡统筹”的提法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从其内在的含义上讲,“城乡统筹”类似于国外学者研究中的“城乡融合”(Urban-rural Integration)、“城乡均衡发展”(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而在其外延上,“城乡统筹”则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1. 国外研究

(1) 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19世纪以前,已实现工业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出现剧烈的变化,城乡对立和矛盾开始凸现,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农业主导的前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大多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工业革命以来城乡关系发生的历史性改变,并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出发揭示了城乡对立、工农分裂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两人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理论设想,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杜能(1826)则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了农业区位问题。他通过一系列理想条件的假设,推导出了城镇周边各种农业的分布格局,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是城乡关系的空间表征。

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城乡发展展现融合的态势,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和成熟。舒尔茨(1968)在以工业为中心、以城镇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选择农业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始终强调农业、农村在地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了“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工业化进程”。刘易斯(1954)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和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并存的现象,并将其理论化。而后,费景翰和拉尼斯从区域共同发展的角度对城乡关系进行了重释。缪尔达尔(1957)主张平等的发展,其中包含工农、城乡的平等发展,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机制上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

(2) 城乡统筹实践研究进展

城乡统筹的实践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引发环境恶化、城市拥挤等“城市病”;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迅速衰落,城乡之间迅速形成巨大反差。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问题、缩小城乡差距。

第一种模式是通过在形态上、组织结构上融合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点,

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问题和乡村发展问题。霍华德(1898)针对当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过分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的现实,主张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以此建构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模式,试图通过建立超越城乡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生态系统”,产生一个人与自然交融、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

第二种模式是将城乡发展的问题上升到区域层面,从整体发展、一体发展的角度探讨和解决问题。这正是盖迪斯(1915)提出的“区域规划”理论的精髓,它超越城市的界限分析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背景,创造性地论证了城市与所在地区的内在联系,主张城市规划应该成为城市和乡村结合在一起的“区域规划”。T.G.McGee(1994)以一种区域的视角关注亚洲一些国家独特的城市化现象,认为,它是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城市化形态,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和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通过分散发展要素、发展权利,来扭转各种资源向城市过分集中、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沙里宁(1942)认为,城市的过分集中首先是结构上的问题,为此他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入手,将城市区域的发展与有机体的成长进行类比,从有机体的功能要求出发,提出了“有机疏散”的思想和理论。芒福德(1961)则主张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从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居民在任何地方享有同等的生活质量。也有一些学者(Johnson,1970;Lipton,1977;Kammeier and Swan,1984)认为,城乡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发展与农村紧密联系的小城镇来实现,特别是那些依托大城市的卫星城和新城的规划建设。

第四种模式是通过城乡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实现协调发展,以 Mike Douglass、T. Scarlett、David Jezeph 等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Mike Douglass 通过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提出建立城乡联系的互动网络可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T.Scarlett 和 David Jezeph 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求出发,认为通过城乡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为此提出一个三维的发展模型,包括乡村增长区域(Rural growth areas)、乡村增长中心(Rural growth centers)、城市中心(Urban centers)。

2. 国内研究

国内“城乡统筹”的思想最初包含在“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研究当中。学术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对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内容、动力、机制、手段等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杨开忠,1993;邹军、刘晓磊,1997;杨荣南,1997;甄峰,1998),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在“城乡一体化”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城乡统筹”的概念呼之欲出。我国最早提出“城乡统筹”是在 1990 年的《关于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部分学者开始研究(李文凯,1994;任扶善,1995;李伯勇,1997,等),自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城乡统筹”在内的“五个统筹”战略作为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之后,城乡统筹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的意义、内涵、对策等方面。

(1) 关于城乡统筹的意义

对于城乡统筹意义的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城乡统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刘奇等(2003)通过总结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经验,认为,当人均 GDP 达到 800—1000 美元时城乡统筹具有必然性。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课题组(2004)、陈俊梁(2010)也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城乡统筹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城乡统筹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互动的关系”(朱允卫等,2006),赵玉等(2007)、李彦军等(2008)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反过来,城乡统筹对经济的健康和实质性发展则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上述观点也为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解释。“城乡统筹”成为国家战略后,相关研究转向对当前城乡差距和二元矛盾及其原因的概括和探讨(吉宏等,2006;杨维琼等,2008)。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 美元,总体上已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从而为城乡统筹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二种观点认为,城乡统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核心特征。城乡统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但仍能从丰富的研究成果中窥出相关的思想和要求。就笔者看来,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城乡的对立和二元矛盾入手,回溯城乡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趋势,探讨理想的城乡关系(周志山,2007;刘荣增,2008;郑国等,2009);二是以分工理论为依据,探讨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性(岑乾明等,2010;赵洋,2010;居占杰,2011);三是将城乡统筹作为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社会、阶段关系等方面(陈伟东,2009)。孙成军(2006)则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第三种观点认为,城乡统筹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政策的导向。这方面的成果比较丰富,但大多与特定的国家战略、政策紧密联系。如,认为城乡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刘建铭,2003;刘奇等,2003;周感华,2003;王玉珍等,2004;王艳等,2005;杜受祜,2006;龙文军,2006;梁丽,2009;李习凡等,2010),城乡统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林小燕,2010),城乡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姜作培,2004;周潮等,2010),还有学者将城乡统筹与新型工业化在本质上统一起来(祝捷等,2004)。

(2) 关于城乡统筹的内涵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城乡统筹内涵的研究始终贯穿着对城乡统筹目标的认识。针对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矛盾日趋突出的现实,许多学者(邹军等,1997;杨荣南,1997;杨培峰,1999;邹兵,2001;赵燕菁,2001;景普秋,张复明,2003)认为,城乡统筹就是要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也有学者(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课题组,2003;高珊等,2006;郭翔宇等,2007;温莉等,2009;刘成玉等,2010;叶裕民,2010;李兵第,2010)认为,城乡统筹的目标不在于城乡差别的消失,而在于实现城乡价值的均等化和城乡发展的公平。总体上看,对于城乡发展中的均等化、公平性的研究取代城乡一体化的理想目标成为城乡统筹研究的重点,对城乡统筹目标的认识经历了“追求城乡一致的一元发展目标”到“重视城乡个性价值的多元发展目标”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刘成玉等,2010)明确提出,城乡统筹不同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更多的作为一种过程、手段、机制,而城乡一

体化是城乡统筹的理想、终极的目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韩俊,2003;陈斐,2003;潘盛洲等,2004;秦庆武,2004;陈锡文,2004;彭景,2008;刘长久等,2010)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学科领域出发,对城乡统筹的目标做出了独特的解释。

在对目标进行研究并逐渐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孙林等,2004;李岳云等,2004;姜作培,2004;曲亮等,2004;胡进祥,2004;张红宇,2005;李银星等,2006;吴殿廷等,2007)对城乡统筹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段娟等,2006;方丽玲,2006;吴殿廷等,2007;熊娟,2010)认为,城乡关系的发展协调是城乡统筹最本质的内涵,将城乡统筹解释为城乡的互动关联、协调共促;还有一些学者(姜作培,2004;冯鹏义等,2009;张秋,2009)关注城乡统筹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认为城乡统筹问题实质上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是趋向各类资源高效合理流动的过程;另外一些学者(张红宇,2003)则从我国当期全面深入的结构转型背景出发,将城乡统筹解释为城乡结构和关系演变引致的结构转换与升级;还有部分学者(王玉珍等,2004;杨维琼等,2008)将上述各种观点均归结为机制创新问题,认为,城乡统筹需要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制度性体系,制度创新和调整才是城乡统筹内涵的根本。然而,更具共识性的观点是,城乡统筹作为一个动态的、持续的、互动的过程(莫建备等,2005;谢晖等,2010),其实“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周感华,2003),它不仅包含了经济的要素,更囊括了社会、资源、环境、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姜作培(2004)将城乡统筹归纳为城乡通开、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四个层面;孙林、李岳云、陈勇(2004)将城乡统筹界定为城乡关系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三个方面;刘荣增(2008)认为城乡统筹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城乡基础设施的统筹、城乡产业的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统筹等;《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则把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重点概括为六个一体化,即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带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一体化。为科学定量地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许多学者(鲁奇等,2004;徐静珍等,2004;吴永生,2006;陈鸿彬,2007;殷清慧,2008;李君等,2008;邓玲等,2008;杨振宁,

2008;李勤等,2009;吴建楠等,2010;杜茂华等,2010;谢晖等,2010)还对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3) 关于城乡统筹的对策

许多学者对城乡统筹的对策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殷清慧,2008)通过考察和论证城乡统筹的目标与内涵,构建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城乡统筹的本质入手,尝试提出实现城乡统筹的策略性思路。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本书将其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城市化和城市的带动作用。这一论点可以从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等)中找到依据,在实践中往往形成“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也往往被一些学者(如胡彬,2008)指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形成的根源。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观点和发展模式有着广泛的市场,其背后隐藏着两个逻辑。其一,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王梦奎,2010;杨顺湘,2010);其二,城市的先行发展是经济性的结果,城市带动作用的发挥是高效发展的表现(洪银兴,2008)。然而,实践中强调城市的超前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背后的主导思路是城市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乡村的本地地位、能动作用往往被忽略”(任迎伟等,2008)。因此,不断凸显的城乡矛盾倒逼我们反思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合理的城市化才是整体发展的利益所在”(王红扬,2010)。

第二种观点强调乡村的发展和自我发展机制的培育。这一观点的提出源于对前一阶段城市化和城乡关系模式的反思,针对的是当前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一些学者(许经勇等,2005;杨顺湘,2010;蒋时节等,2010)认为,城乡统筹的提出意味着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的发展,强调乡村发展对于城乡统筹和整体发展的意义。事实上,当年的“苏南模式”和乡镇企业就是走的这一条路(洪银兴,2008)。关于如何推动乡村的发展从而实现城乡统筹,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刘成玉等(2010)提出的“内驱式统筹机制”的建立,蒋贵凰(2009)提出的“新农村发展模式”,刘丽荣等(2011)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策略,等等。这不同于财政补贴、支援等传统做法,而是通

过乡村自我发展机制的培育,建构乡村在城乡发展中的主动权和能动性。

第三种观点关注城乡互动、关联,注重城乡的双向演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相关实践的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刘冠生,2006;吴玲等,2007;廖元和,2007;任迎伟等,2008;彭建仿,2010;李丽娜,2010;黄金辉等,2010)倾向于认为,城乡统筹的关键在于城乡互动,并最终建构一种城乡公平发展、机会共享的机制和格局。就像方丽玲(2006)提出的那样,“在侧重城乡统筹、城乡关联及二者关系的基础上,从城乡关联的角度分析城乡统筹的策略和问题”。夏永祥(2008)认为,城乡统筹必须内外兼治,既发挥工业与城市对“三农”的外部拉动作用,又练好“三农”内功,增强其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能力。任迎伟等(2008)提出,政府应在城乡产业互动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王改性(2010)从当前网络化的现实出发,提出产业互动、城乡交融是一个有现实针对性的发展思路。蔡瀛等(2009)提出,将一体化城乡区域作为高水平城市集团实现城乡统筹的载体。

(二) 城乡规划研究

1. 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乡规划的研究历史较长,即便从现代规划思想产生之时算起也有长达百年的历史,期间产生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和思想。本书从规划本质、规划职能以及规划思想和理念三方面进行综述。

(1) 规划本质

对于规划本质属性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后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对于规划的概念,许多学者(Peter Hall, 1975; J. B. McLoughlin, 1968; Y. Dror, 1968; A. Waterson, 1965; Myrdal, 1981; 布莉塔·史沃滋, 1987; 约翰·罗宾逊, 1988; 斯图尔特, 1984)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尽管规划概念的具体表述千差万别、难以统一,但在其精神和本质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曾经产生了三种看法:规划的本质在于其技术性和科学性;规划是一项政府职能,本质上是公共政策;规划是一项社会性的行为和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认为,规划存在一个最基本的、确定的本质属性,而这个最基本的本质属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归结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